

# 性命

□南京 吴晓平

汉字博大精深，组词意味深长，就比如性命这个词吧，连一起为生命，拆开就是性格即命运。

仔细想想，一个人的性格，常常决定他的一生。就说我吧，性格急躁，喜欢直来直去，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同事，更不为领导所喜欢，所以一生坎坷，了无建树，晚年朋友也不多。其实我也曾有发达机会，当年创办南京一家都市报，是个小头头，仕途、钱途可以说如日中天。但我不晓得拉关系，营造人脉。当时我分管几块副刊版面，每天各路文学爱好者登门求教。一般初学者，我还会认真指点或评价几句，对一些老油子，想来套近乎或拉关系的，我就不耐烦。其实这些活络人士中，五湖四海，在学院的熬成教授，在机关的或成领导，还有进步快的同行后来一跃成了我的顶头上司。只因我不善关系学，没有利用手中权力和他们建立“兄弟般关系”，所以后来他们发达了，拔擢人才时，当然也不会想到我。记得有一个我们私下称为“烂板凳”的机关干部，文章写得不错的，吹牛是天花乱坠，每次送稿来，在编辑室一坐就是一上午，舌绽莲花，声动四壁。还喜欢私下拜访编辑，有一次到我家，我直接

## “阿要辣油”

□南京 李玉

前一阵子到南京理工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区找一位朋友，恰逢其短暂外出，嘱我在门口稍等一会儿。

时近中午，肚子有点饿，就进了一家面馆。门面不大，里面也挺亮堂。两排简易桌椅，约有十来张，分别靠墙摆放着；四壁装饰简洁，屋顶较高，饰以木条，中挂几盏吊灯，朴素大方。

点菜的吧台就在门口，我先浏览了一下张贴在墙上的菜单，近二十种，名字也诱人，什么“三鲜”“六鲜”“大排”“小排”“鸡蛋”“香肠”“西红柿”，皆家常口味，价格也不贵，素的十来块，荤的二十多元。

店里人不多，就几位在吃。我选了一份“六鲜面”，二十四元。报了一遍菜名，发现没人搭理。又喊了一遍：“师傅，来碗六鲜面！”这时，从吧台下面钻出一个孩子，十

问他有没有事？没事，坐上5分钟就走，我还要赶稿子。所以这位仁兄到处宣传，老吴不近人情，客人到他家只准坐5分钟。暖，你别说，他这种负面宣传，对我来说，很有正面效果：后来很多文友，有事无事到我家会先打声招呼，不要倒茶，我只坐5分钟就走，5分钟就走噢！

40年前我供职的那张报纸，经常需要采访明星，还有一些书画家的专访。我这人天性对明星不感兴趣，喜欢在街头巷尾采访那些劳动者，发掘社会发展老百姓的真切感受；我也不喜欢采访书画家，都是千篇一律的溢美之词，毫无新意。幸好报社有许多热心通讯员（我们私下称他们为“腿子”），他们乐于按我们指定的采访对象去写稿，既有名，亦有利（稿费）。记得那时书画还不值钱，大师们也没有架子，钱松喦、李剑晨、武中奇、萧娴等大师的作品常见报端，至于后来的中青年画家赵绪成、萧平、徐培晨等，只要报社有活动，召之即来。有个通讯员，特别勤快，对书画圈也比较了解，所以我们每有专访任务，都喜欢喊他去。他也聪明，每次采访完书画家，都从包里拿出他随身携带的一本册页，请书画家“留下墨宝”。暖，别小看这几笔，

来岁，估计也就在读四五年级。他放下手中的书本，抬起戴着一副小眼镜的稚嫩面孔，在电脑前面敲击了几下，然后拿起扫码刷，从我手机上扫走了面钱。

他动作很熟练，眼神沉静，一招一式非常老到。

“今天也不是双休日，他怎么不去上学？”“或许是中午放学回家，顺便帮家里做点事”“哎，小学中午很少放学的”“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……”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，他细声细气地问了我一声：“阿要辣油？”我赶紧说：“不要，谢谢！”他轻轻地回了一声“不客气”，不慌不忙地将菜单递到了后厨，然后又回到吧台捧起那本宽大的书读了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一位年轻女士端出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食，腰系素花浅色围裙，方脸弯眉，面带笑

## 戏里戏外

□河南郑州 周晓凡

锣鼓阵阵，二胡悠悠，舞台上的帷幕在这前奏声中缓缓拉开，庄重的带着中国传统色泽的背景台，徐徐展现在观众的面前。懂戏的人，听前奏大概就能猜出出场的是哪个角色。而不懂的人，看来去，或许只是看了一场热闹。

记得我小的时候，也经常跟着爸爸去看大戏。那时候，每当村子里有人家办喜事或丧事，都会请一场戏。每次，我都会坐在戏台下，认真地看台上演绎得悲悲喜喜。

有一次，母亲问我：“大孩子们都在一边玩儿，你咋不去？你听得懂他们唱的是啥吗？”我点点头：“听得懂，他们讲的故事比跟那些孩子一起玩儿，有意思多了！”不过十岁的年纪，其实是不能完全明白戏中各种情节的，但通过旁边的字幕，我能

明白一些最基本的道理，比如忠奸善恶，恶必有报。或许，这就是最初能打开我心灵的东西，是传统文化带给我的最原始的影响。

有一年冬天，村部庆元旦请了三天大戏，我围着戏台坐了三天，跟着戏中人物的悲欢离合，哭了又笑，笑了又哭。母亲说，人家表演的都是假哭，而你却是真哭，要不你去后台看看，看看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。

我就跟着几个调皮的小伙伴，偷偷溜到了后台，在门帘缝里看着他们一笔一画地描眉画眼、对镜贴花，装冠戴翎。心中突然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情愫，觉得那小小的装扮间是他们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，他们在那里完成了身份的转换，到了台上就活成了另一种人生。

几年后，他就凭着他的几本册页，成了“著名书画鉴赏家”，还周游世界，开中国书画讲座，俨然亦成“大师”，名利双收！前些天老友相聚，我们开心地聊起此事，他得了便宜还卖乖地说我，哪个叫你那时清高，不屑于做这些版面上的“边角料”采访，非要差遣我去的呀！

这些年我跳槽当主持，一帮老部下请我吃饭，还戏说是明星见面会。记得那天原定10人，结果来了15个，大家团团落座，抚今思昔，感慨万端。酒酣耳热之际，一老兄忽然惊叫一声说，老吴啊，我突然有个新发现耶，别看你今天人五人六地出了名，其实你看桌上十几个，全是你当年招进报社的老部下，怎么现在个个级别比你高，混得比你好呢？

我知道这帮家伙和我关系不错，平时跟我随便惯了，所以我并不生气，笑笑说，时也运也命也，人一生受性格、环境影响，谁也说不清楚最后结局。你们混得比我好，我不羡慕。但我要提醒各位一句：我这一生接触过无数大官小官，富豪百姓，有的青云直上，也有有的银铛入狱了。世事无常啊，尤其到了我这个岁数，不往医院跑，也没去天堂，就是最大的幸福了！

意，我猜应该是他的妈妈。她做的面很筋道，菜也新鲜，汤汤水水，色香味都不错，吃得很舒服。

小店的顾客逐渐多了起来，吧台孩子看书的时间少了，但他一点也不慌，干得有板有眼。面对每一位顾客，他都要问上一句：“阿要辣油？”有的说要，有的说不要。店里喝汤、吮面的声音多了起来，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。

“阿要辣油？”在南京及周边扬州、镇江等地人所熟知，就是你不要加一点辣椒油，在老南京，小磨香辣油很受欢迎。

吃过面，出了店门，朋友还没有回来，得再等一会儿。突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，通知从明天开始，凡是乘坐地铁、公交，以及出入包括饭店在内的公共场所，都要出示48小时核酸证明。于是，给朋友留了个语音，告诉他我回去做核酸去了。

长大后才明白，人生和戏剧，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，每个人都是带着不同的身份登场，去演绎属于自己的角色。不同的是，戏落幕了，演员还能回归自己的生活。而人生，一旦开局，就没有重来的可能。忽然，就特别感动于戏台上那些人物的灵动，是他们用风格各异的勾画，挥洒了一段段我未曾知道的历史，唱出了藏在岁月中早已灰飞烟灭的故事。让我能凭着这些认知，一步步看清脚下的路。

是啊，不管是台上，还是台下，一句台词，一个旁白，就可能转换了空间；只一念，只一语，就诠释出人生的变幻，和岁月的无常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大戏的参与者，如果懂得演绎，戏里戏外，抑或悲欢离合都将是别样的精彩。

## 山慢城游记

□南京 倪爱武

周六，已是初冬，原金秋之约因疫情延至今日，也好。

来到高淳山慢城，层山叠壑中，绿瘦，金黄肥，一抹枫叶红，间居着白墙黑瓦。已是中午，我们没有喝酒，很是轻松。竹林风吟，茶山叠翠，登高而望，一垄垄茶如一条条绿龙在山中蜿蜒。

火龙果，常见的水果，但从不知是如何生长的？路上采摘勾引了我们的好奇。农场主的孩子陪着我们采摘，这是一个五年级的孩子，向我们介绍火龙果，属于仙人掌科，生长周期多长，成熟果子如何辨认，说火龙果的花很漂亮。他不紧不慢，像极了一个教授在授课。

我们摘了果，还带了几片茎叶想回去扦插。孩子的母亲把茎叶放在了一边，说：“季节不对，辛苦白费。”到明年春天的时候，她扦插成活的苗送我们几棵。

我们好奇火龙果的花，她打开手机照片展示，外面花瓣是条丝状的，中间是金黄粉嫩的花蕊，花蕊上面有饱满的花粉。有些像菊花，但比菊花大很多，花朵是洁白而硕大的。火龙果的花又似昙花，只绽放一天，入夜时绽放，凌晨时便谢了。孩子的母亲说，她们刚种植时，不知花在哪一天开，一家人常常入夜时守着，等着花开的那份美丽。现在种植时间长了，某个人夜，一阵花香袭来，知是火龙果花开了，她们必是寻香而去。

问及农场效益如何？她回复，“致富不行，生活足矣！”我付款时多付了些，这份美好与幸福，只因这个家庭而存在。

原行程去水慢城，驱车过去要40多分钟，我们喜欢现在的这个感觉，同行的朋友文学功底深厚，

## 洪山菜薹

□湖北大冶 胡萍

“紫干经霜脆，黄花带雪娇。”又到了菜薹最为脆嫩鲜美的时候。近日，我到武汉的朋友家做客，尝到了闻名遐迩的洪山菜薹。

洪山菜薹，因其产于武汉洪山一带而得名，其根茎粗大紫红，枝叶厚实，古称“紫菘”“芸薹”，如今俗称“红菜薹”“紫菜薹”“大股子”，民间以武汉洪山区宝通寺至卓刀泉“九岭十八凹”一带出产的为正宗，其中又以能听到宝通寺钟声及塔影覆盖之处为最佳，有“塔影钟声映紫菘”之说。

朋友把菜薹掐成五六厘米长的小段，洗净沥干。再把肥瘦相间的腊肉切成薄片，锅烧热，放入腊肉片炒，炒出腊肉后入生姜丝、大蒜末爆香，然后倒入菜薹快速翻炒十余下，入盐、几滴醋即出锅装盘。我迫不及待地揀了一根紫光油亮的菜薹送进口中，嚼之甘甜脆爽，一股清鲜气儿在口中缭绕，较之以前吃的普通菜薹，确实味道大不相同。

朋友告诉我，洪山菜薹之所以好吃，在于它特别的地理小气候和肥沃的土壤。这里北有洪山，阻隔风寒；南有南湖，气候温暖湿润；土壤是灰潮土，含有丰富的钙和微量元素

极有趣趣的，我们便改向慢城深处的茶室，在山慢城的时光里一起流浪。

这个茶室前几年去过，有很深的印象。木制的小屋，除了小屋前面有条路，三边都是农田或是长满草开满花的小坡。一大间屋中，中间放一根雕的大茶桌，茶具有玻璃的，有紫砂的，还有瓷的。茶桌对面是仿宋的案几，上有古筝，还有盘龙的香炉。茶桌的右边是二排书柜靠墙，书很多，大多文艺类的。书柜的前面有一长条桌，铺有毛毡，放有笔与砚。茶室老板娘会给我们讲茶、泡茶、品茶，有时还给我们抚上一曲。

如今，茶室已扩建出好几个包间，包间里有人搓着麻将，我们择了一个最里间的包间，落地玻璃的窗外，近处有一水池，稍远处或疏或密的杂草，已是枯黄，临窗处，有一朵月季，鲜红地绽放着。

茶室老板娘给我们泡着茶，说着孩子上学的焦虑与疫情的经营惨淡。问及以前茶室布置，她说已经收起来了。说着给我们斟茶，她的手依然白净细长。我忽想到农场孩子的母亲用粗壮的手，抚摸着孩子的头，说着火龙果花香的样子。

愉悦的时间，总是过得很快，我们与山村一起融入了夜色。

晚餐我们找了个农家乐，在一个四面玻璃的大房间，此时，村庄的人早已吃过饭，偶尔有几声犬吠，有母亲催着孩子学习的声音。只有我们还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土菜，仿佛这个多夜，我们才是这个美丽村庄的主人。

挥手，朋友回宁，我回老家。我们相约明年春天，相约火龙果明年花开时，再来山慢城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17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